

梁晓声、余华、周国平用散文讲述“成长”

与名家“对话”思考人生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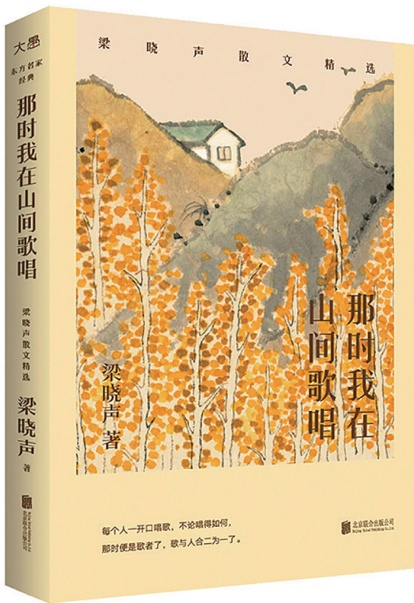
正如俞敏洪说：“人生在世，总要做一些绝对不会后悔的事情，而阅读，就是你怎么做都不会后悔的事情，尤其是当你阅读的是文笔和内容俱佳的散文。”

新近出版的“东方名家经典”系列散文精选集，以“成长”为切入角度，推出梁晓声、余华、周国平的新作《那时我在山间歌唱：梁晓声散文精选》《我的文学白日梦：余华散文精选》《哲学开始于仰望天穹：周国平散文精选》。这三本新书为当代的年轻人及广大的青少年所考虑，试图让青年人通过阅读这些名家散文和他们的成长回忆，得到启发和励志，帮助读者在阅读中更加美好地成长。

“无论过着怎样的生活，不要忘记开口唱歌”。《那时我在山间歌唱》是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得主梁晓声一场七十四年的人间穿行录。本书精选了作者47篇散文，分以“生命底色”“道阻且长”“坐观剧场”“夹岸风光”“人生真相”五个部分，包含梁晓声童年、少年、青年、成年以至老年，几个人生阶段的故事和感悟。

书中有作者笔下温暖的生活细节、动情的回忆，也蕴含了人生中的无奈与幸运、命运的起伏与回落。梁晓声说：“所谓人生的价值，只不过是认认真真、无怨无悔地去做最适合自己的事情而已。”

《那时我在山间歌唱》在文字间引领读者跟随梁晓声穿行人间，去聆听一曲嘯吟徐行之歌，内容至真至诚，牵动人心。新作特邀插画艺术家厚闲，联合央视网推荐艺术家姑苏阿焦，全



《那时我在山间歌唱》梁晓声 著
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2023年4月 出版

新创作11幅全彩插画，完美诠释了梁晓声坚强、豁达、乐观的生活态度。

“读过余华的散文，才能明白他为什么这么会写小说。”《我的文学白日梦》一书中收录了余华39篇历年创作的散文作品，在书中余华用平实又不乏幽默的文字，讲述其真实的童年与青年时期、他的创作之路，以及他的阅读与思考。

如同俞敏洪所言：“余华写着让自

己流泪的作品，但又过着欢乐的现实生活。”书中篇篇文字或让你忍俊不禁、或让你陷入沉思，透过这本书，让读者重新认识这位以精巧、深刻、犀利著称而享誉世界的中国作家。

另外本书还特别收录了2022年电影《无负今日》中“余华大师课”的演讲文稿，便是书中《我已经懂得如何尊重我笔下的人物》一篇，在其中余华集中讲述了小说《活着》创作背后的故事。

“以哲学之眼观察世界，找回灵魂的安放之处。”《哲学开始于仰望天穹》是周国平2023年全新哲思散文精选集，也是一部写给年轻人的人生智慧哲思录。

哲学是一门探寻“灵魂安放之处”的学问，作为疲于奔命、囿于物质世界的现代人，我们需要哲学的指引。本书涵盖了学者、作家周国平数十年研究与创作生涯的散文作品精华，既有他作为研究者，对于整个哲学学科的思考；也有他作为阅读者，对众多哲学、文学、文化名著的解读和体验；同时兼顾他作为思想者，对于“幸福”“独处”“信仰”等话题的真知灼见。

另外本书还配有爱德华·霍珀的油画作品，油画中哲思的意趣与散文优美的文字相得益彰，使读者获得精神上的双重享受。

借助亲切而平实的散文，梁晓声、余华、周国平还原他们真实的人生。读者可以通过阅读与他们“对话”，追寻这些卓越作家的成长脚步和他们对于人生的思考，潜移默化地设计自己的人生之路。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贾小飞



《哲学开始于仰望天穹》周国平 著
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2023年4月 出版



《我的文学白日梦》余华 著
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2023年4月 出版

阅读笔记

纵欲向左 苦行向右

——读马碧静《带你去看秋天的稻穗》

刘耀辉

马碧静何许人也？乃是居于大理古城的一位小说家，女性，回族。《带你去看秋天的稻穗》何许书也？乃是马碧静新近推出的作品集，收入了她最具代表性的11篇中短篇小说。

马碧静自带一种说不清的神秘气息，在我看来是那种高攀不起的奇女子。有缘与她相识，是拜鲁迅文学院所赐。在那个萧瑟之秋，我们一起在鲁院第42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习了两个月。于是，我得以听她吹坝、看她烹茶、陪她神侃。几番接触下来，在我骨子里存活了几十年的一个偏见，竟被她用坝音、茶气和快言快语给打了个粉碎。在那之前，我以为那些传说中为小说艺术而殉道的人们都只不过就是个传说而已，而那以后我知道我错了。她曾一再在班上说起过：“为了写小说，这十多年来我已死过四次，正准备再死一次。”人说猫有九条命，爱猫成痴的碧静同学想必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吧。

古人讲知人论世，说的是要想真正理解作品，得先去深入了解作者的生平与个性。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似乎是有资格对碧静的这部集子品头论足的。然而当细细读过之后，我却再无尴尬地发现，自己自信得也太盲目了。

这11篇小说中，《201房客》《错觉》《大鱼》和《苦行僧》是在鲁院时就读过

的，记得我当时还曾和碧静讨论过其主旨、手法等。我以为她的小说都是这样的荒诞风格，所以在拿到集子的当天读过《惊魂戏》后，内心禁不住有点儿窃喜——嘿嘿，看来碧静小说的锁钥就是“荒诞”二字，如果说前几篇作品中还只是偶或能见到贝克特、尤涅斯库的倒影，那这一篇《惊魂戏》简直就是表明了要致敬阴魂不散的皮兰德娄了。可是再读下去，我就发现不对了，无论是写中年困境的《左右摇摆》、写老龄之爱的《老年记》，还是写呼噜青春的《叫了只鸭》、写花季雨季的《花斑蟒》，虽然都还套着一个荒诞的外壳，内里却都是各种小人物的无奈与呼号了。再到《一程》和《理想国》，荒诞干脆已为悬疑所取代。这两篇小说的女主人公都是“我”，而令“我”愁肠百转的男主人公一为“深筒”，一为“付川”，别看他们有名有姓，还和“我”之间产生了许多纠葛，可他们很可能根本就不是真实存在，而是“我”臆想出来的……怪不得碧静在小说中反复提到加缪、萨特、海德格尔，这就是实打实的存在主义哲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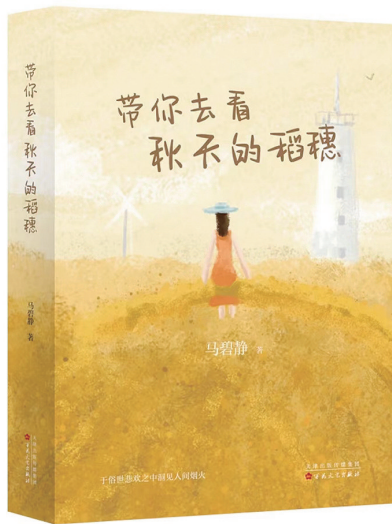
有位大师说过，一个优秀的小说家就好比一位魔法师。碧静就是这样的。以上所述种种，别看我说的貌似头头是道，其实并未触及她小说世界的根本“义理”。在她借助“城市形象管控部”“赫拉巴尔故纸堆乐队”等元素所巧妙施出的种种障眼法之下，我们或许得费尽九牛

二虎之力，才能揪出叔本华那满头倔强的白发。作为“钟摆理论”的始作俑者，叔本华把人生比作一个不停摆动的钟摆，说摆到这一头是痛苦，摆到那一头是无聊。如此一来，生而为人，就只能在这左右为难中苦苦挣扎，正如碧静的小说《左右摇摆》的题目所揭橥的那样。

那么，该如何摆脱这两难的境地呢？叔本华指出，纵欲只会加深痛苦，只有苦行这一条路可以带人走出泥沼，进入超我无欲的自在境界。不食人间烟火的小说家却还要追问一句：苦行就真的那么灵验吗？碧静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在她这部集子里，除却《苦行僧》中的“W先生”，《叫了只鸭》中的“刘汉”亦曾直呼要做一位新时代的苦行僧，可他俩到头来都彻底失败了，只能重新回到纵欲的状态中，去忍受痛苦的折磨。而《左右摇摆》中的“李岗”、《老年记》中的“董芳”，以至《大鱼》中的“拆二代”们，又何尝不是纵欲不成，苦行也不成呢？

显然，纵欲向左，苦行向右，二者都不是正道，碧静只能悻悻地再把叔本华送回去。唉，当个小说家也太难了！读到这里，我突然理解了她会为什么会说自己已“死过四次”。

好在对碧静来说，每次死去都会迎来一个辉煌的复活。这从中篇小说《带你去看秋天的稻穗》中可以窥见一斑。这



《带你去看秋天的稻穗》马碧静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23年3月出版

篇小说应该是碧静的心头好，不然她不会拿它来做书名。它固然获得了《啄木鸟》杂志2021年度“我最喜爱的精品佳作”奖，但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当在于其主人公深得碧静之心——这位片儿警“小罗”既不纵欲，也不苦行，只管走在生活的正道上，带你去看秋天的稻穗，一任风儿在胡同口左右回旋。

真正的小说家都是敏感的，他们的写作大抵是为了“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祝愿碧静的这部小说集会有更多的人看到，给那些正在纵欲、正在苦行或正在纵欲与苦行之间徘徊的人们带去一抹安慰，也带去一声发自内心的悸动。